

涂敏謙／醫學九五

旅途



▲照片背景是多瑙河上的一座古老石橋，是Regensburg的重要地標。德國人對於自己所屬的團體有很強烈的榮譽感：該校醫學生以己校為榮，逢人就說年度考試本校都是全德國前三名。該城市市民總認為Regensburg這文化古城才是巴伐利亞的中心，儘管它的政治光芒早已被慕尼黑取代多年。

終於開始寫起了這段旅途，雖然距今已有半年的時間。去年的暑假，我有幸前往德國Regensburg的Bezirksklinikum醫院見習五週，僅以本篇文章作為那段日子的紀念。

我是參加LMS提供的交換學生管道，這個組織主要是由醫學生組成。每年台灣的學生都有機會到當年被選定的國家去

換見習。在其規範下，學生有機會安排自己的見習行程，在確定見習的國家名稱之後，學生一方面要填寫「城市」的志願，另一方面也要選擇「科系」的順序。由於這樣的志願選擇方式仍然有些不確定性，於是我在post上表明希望前往神經內科學習的意願。而他們也如我所願，幫我排到了Regensburg這城市的神經內科醫院見習。

去年六月底，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自己一個人提著包包，路過香港，踏上了陌生的法蘭克福……

衝突，從飛機落地那一刻開始……我站在瞭望台的玻璃前，當地時間近九點，外頭卻是豔陽高照。我以為手錶調錯，卻發覺機場的大鐘也是同樣時間，身後的陽光依然刺眼……晚間十點我飛到了慕尼黑，兩位德國學生，一男一女，站在出口微笑歡迎我。我坐上了她們的賓士車，只見油門一加，車子在公路上以時速一百二翩然飄起……

衝突，還繼續下去……

隔天當我參加該科的Opening meeting時，主任起身介紹我，他們的歡迎模式，讓我嚇了一跳：眾人起立舉手，大聲敲著桌子，有人甚至踏著地板……會議室裡頓時充斥著三十多人製造出來的噪音，我的臉像發燒一樣的燙了起來。

我，醫院裡唯一的東方人，開始在這所醫院裡實習……

這醫院沿著斜坡順勢建下，是棟三層樓的普通平房，裡面都收著神經內科的病人，除了普通病房，還有神經重症ICU、神經腫瘤科部、以及神經影像分部。步行走過個小坡，上頭有塊地，圍著欄杆，裡頭架著可愛的水車，偶而看到有群人坐在一起吃著糕餅，那是精神病院。在這個小丘上，就只有神經內科與精神病院，走過一條街還有個私人復健中心。如果想找內科醫師看腸胃，得開車花個十分鐘才得到了，因為它在高速公路的另一端；如果有車禍發生，那要到城市的另外一端，才有創傷中心。特別的醫院設置，對於初來德國的我的確很新鮮，對於同時間來的其他歐洲學生也是一個新的體驗——我認識的朋友中，大部分國家的醫院安排都還是跟台灣的格局比較像。但儘管如此，每一個醫院都還是會有常駐的其他科醫師協助病房作業。那裡跟台灣一樣，許多人都認為醫生是個賺錢的行業，不過德國公私立醫院薪水相差無幾；她們是依照你婚姻狀況去給付薪水，也就是依照你婚姻狀況、養育子女數目來計算薪水，而非你在醫院的位階。一位三十餘歲的資深住院醫師告訴我，他每月收入約十五萬台幣，但扣稅之後只剩七萬餘，若把當地物價考慮進去，也許我們生活的比她們還慳儉？

稅著重，卻也展現在他們醫療資源上面。我曾問醫師為何某些病人在這時間點又可以再作一次核磁共振？他們說只要醫師同意，是沒有次數限制的。她們的社工也告訴我，其實病人住醫院不太需要再花什麼錢；因為保險已給付，有錢人當然可以選擇更好的醫療服務，但是我現在放眼望去的醫療設備，有寬廣的病房空間，不錯的伙食，乾淨的醫療衛生設備，復健、社工、護理、神內、放射醫師每天聯合討論病人狀況。這是她們的「普通級」。

因為我不會說德文，所以只有會說英文的病人我才能自己去接。其餘時候都跟德國學生一起去接病人，他問完病史，翻譯給我聽，我如果有問題，再請德國學生翻譯，然後我們共同作理學檢查……這個地方有很多人脖子都會摸到腫塊，一問才知道這地區缺碘；這地方有很多多發性硬化的病人，原因未明；這地方也很多肺癆患者，你可以從路上許多十來歲娃兒叼著菸等車的情況略窺箇中一二。因為法律關係，他（她）們的EKG也只能做檢查病人與詢問病史的工作。除了接病人做身體檢查，早上跟著護士一起抽血，觀摩神經電器檢查，這就是我這五星期在醫院所學的事情。LMSA以及Reaching醫院對於我這位台灣學生十分照顧，跟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起來，舉凡宿舍品質，醫院照顧，甚至是歡迎儀式都比別人更好！這是我會推荐

學弟妹前往學習的原因。不過到了別人的地方，我才體會在自己醫院見習的可貴。一位德國學生告訴我們只用兩週就跑完腎臟、胸腔、以及心臟內科。有興趣的話，Sara再說。他們雖然有科部教學活動，但是很少有像院內學長姐會個別指導，我想起在這裡的Sara有時雖然讓我很快，但卻真的讓我學到東西並實地臨床體驗。這是讓別人羨慕而想擁有的學習環境，我應該珍惜。

德國學生也為我安排許多Globe Notams，內容多采多姿。我曾在人工湖旁與朋友圍火堆喝啤酒過夜，也曾跟芬蘭女孩互相交換食譜，還有義大利女孩熱情的擁抱、拎我的手在街上大聲唱歌。他們都是醫學生，透過彼此，我們看到民族間的相同與不同，也共享了很多難得的體驗。每個週末，我都會自己坐船作火車出去玩，有時就夜宿民宿。硬著頭皮與只通德語的阿嬤溝通是個挑戰，卻也是個難得的回憶。小鎮道路上的淳樸笑容、一望無際的金黃麥田、深邃寶藍的湖面……都成為我美好的回憶。

五星期的旅途裡，給我一個機會去成熟、去進步。偶爾會推算台灣的當地時間，有時會想念某人的笑容。然而在即將結束的當下，我卻又開始眷戀起這過去陌生的地方。我提著行李又回到了台灣，隨著轉機聽到了熟悉的中文與台語、隨著轉

機看見了熟悉的眼、睛、隨著轉機看見了熟悉的房子。

▼有一晚我做中國菜請各地的交換學生品嚐。蒜頭雞、咕嚕肉、蛋捲、烤白菜、番茄炒蛋……撐飽了大家的胃，也與他們分享台灣人對飲食文化的熱情。

我看了，我那頭，我看见了，熟悉的臉孔——那是我的家人。回來之後轉眼間開學，我又踏上了新的旅途，在醫院地圖上的每個小格子短暫落腳。當我放下一件行李，另一件早已擺在眼前。這條路只是換了點風景，不變的是我這過客，那顆期待又不安的心。這趟旅途讓我有很多成長，無論是在醫學上或生活上。它給我機會去看一看世界的另一邊，也教育我重新珍惜自己早已擁有的幸福。

最後謝謝致愛同學、維慈學弟，以及怡君學姊的幫忙，讓我這篇旅程得以完成。

